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6123478

10位ISBN编号：7516123471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朱恒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讲述现代汉诗是现代汉语的诗歌。现代汉语是古白话、欧化、文言甚至方言的混合体，它们分别参与了现代汉诗特点的构建。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去汉字化”的语言运动，导致了对诗性的轻慢；欧化改变了汉诗的诗形、诗味；文言集中地体现了汉语的文字性，独具特色的意象、对仗、典故等均因此而生；口语是以声音形式呈现的语言，口语诗歌呈现出反意象、叙事化的诗学特点。现代汉诗应重新找回被轻慢的汉字。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朱恒，男，1969年8月出生。

2008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曾在《文学评论》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及其它科研项目4项。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一 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二 现代文学中的语言学研究 三 现代汉诗中的语言研究 第二节“现代汉语”辨析及其文学意义 一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 二 现代汉语与普通话 三 现代汉语与欧化 第三节“现代汉诗”概念辨析 一 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 二 从“白话诗”、“新诗”到“现代汉诗” 第二章白话与现代汉诗 第一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诗性考辨 一 声音中心主义、文字中心主义与诗性 二 工具性、(思想)本体性与诗性 三 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与诗歌语言 第二节“五四”白话文运动对诗性的轻慢及后果 一 对诗体的轻慢 二 对诗语的轻慢 三 对诗情的轻慢 第三节白话的诗性空间 第三章欧化与现代汉诗 第一节欧化对诗形的冲击 一 对外形式的冲击 二 对内形式的冲击 三 形式建设探索 第二节欧化对诗味的消解与重构 一 精密化 二 语法化 三 逻辑化 第四章文言与现代汉诗 第一节文言的形成及特点 第二节文言的诗性问题 一 文言的意象性与意象 二 文言的非线性与倒装、炼字 三 文言的偶值性与对仗、互文 四 文言的离境性与典故 第三节文言与现代汉诗 一 非线性用法 二 新意象的创立 三 典故的化用 第四节现代古体诗词的入史问题 一 进不去的历史 二 解决古体诗词入史问题的可能路径 第五章“口语写作”与现代汉诗 第一节后新诗潮的语言观 第二节口语化写作的诗学特点 一 反意象 二 叙事化 第三节“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之争的语言学实质 第四节“口语写作”的歧途及走向 一 “梨花体” 二 “下半身写作” 三 “垃圾派写作”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只在打破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故“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雕琢粉饰’的诗”。

“诗”与“文”在中国历来是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体，二者的区别也首先体现在对语言的要求上。

“文章”（散文化）的语言，应该是符合语法规则符合逻辑的语言，是“标准语”、“规范语”，而口头语与诗歌语言则在不同程度上背离“标准语”。

尤其是诗歌语言，按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专门反“标准语言”的，其目的就是要挣脱逻辑的锁链，驱赶理性，让诗性现身。

反差如此之大的两种语言在胡适这里竟然握手言欢忻合无间。

结果如何呢？

任叔永早有评价：“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词句……”不仅白话不是诗，白话文不是诗，即便是有韵的白话文，如果缺少“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词句”也不是诗。

“诗的情思是特殊的，所以诗的语言也是特殊的。

每一种情思都只有一种语言可以表现，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换一种格调则境界全非。

”第三，胡适的白话文理论还忽视了说话与作诗，即口头语言与诗歌语言的距离。

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

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

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

这段话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诗歌语言的形式问题；二是口语与诗歌语言的问题。

诗歌语言的很重要的表征就是其形式，反过来说，诗歌语言与口头语、书面语相区别开来的最明显的标志正在于诗歌语言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

诗人能够“把普通言语之石点化为诗歌之金”，是“因为诗人有一种特殊的禀赋，能把日常语言的抽象的一般名称掷进诗的想象的熔炉，铸出新的样式。

由此他能够表达一切具有无限细微差别的情感，欢乐和悲伤、愉悦和苦恼、绝望和狂喜等别的表达方式不可及的和说不出的微妙情感。

诗人不仅用情感描绘，还形象地显现了我们最深的情感。

这是诗的特权，同时也是诗的局限。

由此可知，我们称为诗的意境的东西，是不能和他的形式区别开来的。

”诗歌语言应该是有形式的语言，就整首诗而言，至少是分行书写的，有韵的；就每句诗而言，也要将文字约束在“五言”、“七言”或词牌、曲牌之中。

诗之为诗，正在于诗的语言是高度形式化的语言。

威廉斯的《便条诗》就是明证。

中国人的思想里，历来将内容与形式对立，有重内容轻形式的趋向。

具体到文学中，如果强调“怎么写”，则往往会背上“形式主义”的恶谥。

相反地，如果忽视形式，强调“写什么”，强调内容，则可佩上“现实主义”、“人民性”等花环。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编辑推荐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